

义和团源流史料

校内用书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大学

义和团源流史料

陆景琪 程 喊 编



中国 人民 大学

编 辑 说 明

一、本书辑录的是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等卷中部分和义和团前史有关的史料摘录，以及《清实录》、方志、《汇报》等书刊中的有关史料。并将已出版的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等书中的有关史料辑入。

二、本书辑录的史料原文有诬蔑劳动人民的文字（如诬称义和团为“匪”等）均未作改动。

三、本书对史料引文中费解的或明显错误的地方作了简要注释。

四、本书对未加标点的史料均加以标点。每条史料均注明出处，以便查对。

五、本书对史料中的脱文补漏用〈〉标出；改正错讹用〔〕标出；添加说明用（）标出；无法辨认的文字用□标出。

序　　言

一九八〇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侵略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处于时刻有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展开了挽救民族危机，阻止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一八九八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掀起的救亡维新运动失败了。于是，一九〇〇年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就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革命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的英雄气概。义和团群众的英勇斗争，迫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强劲。”^①“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②“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③

义和团运动也削弱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因而加速了反动的清王朝崩溃。

① 王其纂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四），第245页。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86页。

③ 《八国联军志》，《义和团》（三），第244页。

义和团运动爆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它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帝国主义侵略者惊呼：“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中国、印度、波斯和亚美尼亚现行秩序的垮台，文明的基础（应指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就会发生动摇。”^①

义和团的功绩，正如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②

研究历史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结论。搜集和整理义和团的源流史料，是义和团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研究这场运动的历史、阶级和思想根源，阐明这场运动的特点、地位、作用及其局限性，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为了给研究义和团的源流提供方便，我室程啸同志和山东大学历史系陆景琪同志合作，搜集、编辑了这本史料。

这些史料表明，义和团运动初期活动在山东、直隶等地区的义和拳、梅花拳、红拳会、神拳会、大刀会等组织，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都久已存在了，它们中不少是白莲教所组织的武

①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年），杨诗浩译，第171页。

②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术团体。早在康熙、雍正年间，神拳、大刀等会已活跃在山东、江南等地区。^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县人王伦领导清水教在临清起义，官方文档中出现了“入教从贼及学义合拳”，“异伙〔义和〕拳教，实王伦拳教”，以及清水教教徒习“七星红拳”等记载。^②此后，“义和拳”的名称屡见于乾隆后期的实录和奏稿。嘉庆以后，封建社会进一步腐化，各种秘密宗教极大限度地活跃起来。这些秘密宗教中，习拳练武最广泛的是八卦教。嘉庆十八年（1813年）震卦李文成、坎卦林清和离卦冯克善组织河南、直隶、山东的八卦教起义，林清的部众曾潜入北京，奇袭皇宫。统治者惊呼此为“汉唐宋明之所未有”的“非常之事”。^③当时，李文成、林清等将八卦分为文卦和武卦，习梅花拳的冯克善是武卦主。^④离卦、震卦、坎卦的许多卦首同时也是著名的拳师。他们通过开场授徒、访友比武等方式，传习义和拳、六趟拳、红拳、八卦拳、阴阳拳等拳术，以联络群众，发展教徒，为这次起义作了组织准备。传教和习拳相结合，组织从属于秘密宗教的武术团体，然后发动起义，是这一时期农民反抗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乾隆、嘉庆等朝对秘密宗教的残酷镇压，到道光以后，宗教化的拳会组织有的仍从属于八卦、九宫等秘密宗教，“念咒学

-
- ① 《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238，第1号；《史料集刊》第1期，第32页。
 - ② 《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卷1906，第7号、卷2555，第5号；《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246，第12号。
 - ③ 《仁宗本纪》，《清史稿》（三），第603页。
 - ④ 《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卷2493，第11号；卷2392，第2号；《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558，第19号。

拳，一如前法”；^①有的则以结义的形式或以“乡团”的名目继续活动。^②这说明社会秩序越是混乱，民间的武术结社越是适应下层人民的自卫、互助和反抗的需要。它们不是封建统治者的严刑峻法所能禁绝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十九世纪后半期起，中国人民在各地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一度沉寂的秘密宗教和拳社、刀会等在这个运动中重新活跃起来了。例如，在热河的金丹道起义中，在山东大刀会的反洋教斗争中，人民群众就试图以古老的金钟罩术（硬气功）来抵御枪炮。^③到甲午战争以后，侵略、暴政和灾荒，使已经破产和濒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数量激增，他们成为反抗侵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山东、直隶、河南、江南等地区义和拳、大刀会、红拳会、神拳会等组织空前迅速地发展着，他们的斗争目标越来越由自卫和反清转向“灭洋”，这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反映。这时，先后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和毓贤慑于义和拳等的巨大威力，同时也代表了一部分与帝国主义侵略有矛盾的地主士绅的利益，主张将大刀会、义和拳等改为义和团，加以控制和利用；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义和拳等组织自身的发展和共同的斗争目标，要求它们在名称上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山东茌平一带的朱红灯等所率义和拳，对义和团的纲领、口号和组织形式的形成，起了显著作用。“拳民倡义，先得人和”^④——“义和团”这个

-
-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卷2580，第1号；卷补314，第1号。
 - ② 《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613，第1—2号；《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页。
 - ③ 《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600，第30号；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63、365。
 -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8页。

名称，得到了各种反侵略组织的一致拥护。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义和拳等在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发展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思想和它的源流有密切的关系。义和团是以义和拳、大刀会等秘密社团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农民的阶级局限和建立组织的时间急迫，使义和团不可能改造这块旧基地，他们几乎是兼容并蓄了从秘密宗教到民间巫术的传统思想和风习。他们借用白莲教等的宗教语言、符咒乩语、阴阳八卦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以丰富斗争的宣传和声势。义和团的思想，既充斥着封建社会的秘密社团的神秘主义色彩，又具有近代反抗侵略的新鲜内容。一方面，义和团主要是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反洋教运动以来的下层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思想，广泛地宣传了反对瓜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教会等项政治主张，向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有些义和团也通过神秘莫测的宗教语言，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农民群众的反压迫、要“真主”的理想。从这种宣传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义和团前史的某些传统痕迹。这两个方面，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点。义和团运动使这些朴素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深入人心，对于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下层人民中的巨大的思想动员。当然，义和团运动作为农民群众的自发的反侵略爱国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由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联系，因而提不出科学的斗争纲领和口号，随着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旧有的反清观念日益淡薄；他们的斗争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指导，神秘主义限制了对侵略者的正确认识；他们按秘密社团的传统用八卦来编练队伍，又无法造成反侵略斗争所必需的统一意志和行动。这些在运动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存在着的严重弱点，由于封建统治者的

利用而在运动高潮中更加发展了。我们从义和团的揭帖、告白和歌谣中，可以看到义和团对于如何反侵略，特别是如何对待封建统治者的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认识。这些认识充分表现了单纯农民运动的落后性和分散性。它说明单靠农民的力量，不能对于自己的革命对象和业已负担起来的革命任务作出正确的解释，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业。

上面所述，目的在于为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一个简略的线索。至于义和拳等组织在历史上的活动，它们和秘密宗教的关系，它们的发展和演变，等等，都是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读者研究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方便条件。

此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处李世瑜同志为书中的一些经文咒语作了标点，并改正原件错讹。本书还利用了以往资料书和论文中的许多成果。我们对有关兄弟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掌握的史料不充分，编排上也有不少缺点，切盼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言	1
一、康熙至乾隆朝义和拳等组织活动	1
二、嘉庆朝义和拳等组织活动	34
三、道光至光绪朝义和拳等组织活动	94
四、李秉衡“奖励”义和拳，张汝梅、毓贤改 义和拳等为义和团	133
五、义和拳等本身发展为义和团	145
六、义和团源流概述	174

一、康熙至乾隆朝义和拳等组织活动

（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山东巡抚李树德折）因前任登镇时，曾闻东省当年有称白莲教，或称一炷香，以及天门、神拳等教，煽惑男妇，夜聚晓散，……兹于十月初十日据兗州府曹州知州杨文乾密稟内称，九月二十七日有直隶真定协右营守备杨福……云，闻得河南杞县有一木匠，于九月十七日声言有今日即要杀害某人某人之语，地方诸人闻语诧异，即稟官究讯，乃究出兰阳县李雪臣等约齐于十八日聚众杀官等语。杞县知县宁佑即札闻兰阳县，兰阳县知县冉介异查得李雪臣等俱系白莲邪教，遂星飞与梁乡绅相商，密行围拿，其李雪臣家搜有蒸就馒首数千，并宰猪数口，以及骡马兵器等项，均系伺候外来诸人之用。其所聚党羽，现有文簿，内中载有山东人氏。兰阳县知县冉介异当将生员李雪臣、李山义、监生曹钧、民人张尔昆并李山义不知姓名之住房人等五名立时杖毙，又拿获李山壁、李三让、李兴邦系李山义之子、乔大伦，尚有不知姓名二十余人，现今监禁等语。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238，第1号。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山东巡抚李树德折）兹准河南抚臣张圣佐移咨内称，审据李雪臣等供出，有赵勋公壹名，是山东单县人，又说是曹县人，会打把势，在河南闻拿逃走。又

供出袁进一名，系曹州人，住范家坑，乃白莲教印符帖为首之人，现在江南凤阳府颍州龙口山与周姓监生、阎姓道士同在一处。又供出温知新壹名，系曹州人，住龙家集，亦系白莲教等情，移会查拿前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238，第2号。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李树德折）讯得袁进本姓名范光智，乳名小宛儿，系曹州人。向来过继与河南扶沟县杨泰为子，因取名杨元进，外人将杨字去了，竟叫作袁进。在河南地方行白莲教，与李雪臣、乔大伦等来往是真。温知新曾跟随袁进背褥套往李雪臣家去过，见众人给袁进叩头是真。至于赵勋公携带妻侄在河南兰阳县候家庄住居十余年，近因事犯，挈眷……潜逸，……。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238，第3号。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据唐胡子即唐恒乐供：滑县朱兆村人，年六十二岁，卖药生理，并不习教，平日会打梅花拳，是同村人齐大壮徒弟。齐大壮说过，康熙年间有滑县人杨丙，是武探花，做过京营都司，会打这拳；他是向杨丙学习。齐大壮已于乾隆五十一年间身故。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卷2392，第2号。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臣李维钧谨奏，为奏闻事，窃查直属内庄头以及大户有势力者，从前半皆强横不法，流毒肆虐，人人侧目。……本年五月初二日，有李世英活被打

死，索保住与房山县夏庄村头、六哥原系至戚，交好更密，互为犄角，朋比作奸。六哥家富势大，男女混杂，弹唱演剧，耍拳弄棒。

《朱批谕旨》，第5册，页8。

（雍正六年）九月乙亥，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永寿县拿获窃贼党奇等忽被卦子教数十人拒捕脱逃。上谕刑部闻卦子匪类隶籍江南之卢、凤，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妇皆习拳棒技艺，携带马骡，游游各省。每遇人烟稠密之地，则以技艺博取钱米，及至孤村独舍行旅单身，则恣意抢夺。

清《世宗宪皇帝圣训》，卷36，页3。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十日）江南总督臣赵弘恩、安庆巡抚臣赵国麟謹奏，一上江有种无赖棍徒，聚集多人，结党行凶，各有结会名色，如宿州有探花、大刀二会，寿州有五岳会，定远县有抬天会，南陵县有三乘会，俱经密饬将各会人犯拿获。其宿州探花、大刀二会，业经审明，将极恶之赵文龙等四犯杖毙，随经奏闻在案。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1期，
1930年6月1日出版，页32。

（乾隆九年九月初五日山东巡抚喀尔吉善折）窃照东省恶习，立教惑众，积渐已久。……兹又访得新泰县民朱廷谦行为狡诡，倡布邪教，惑众敛钱，哄骗妇女，大干功令，……现在将朱廷谦拿获。讯据供称，向年单县南楼里刘姓行空子教，山东河南多有徒弟，刘姓已死多年。雍正十年上，他的徒弟谢玉系河南遂平县人，见小的说话伶俐，就教小的只说是刘师父转

世，能知过去未来，传播旧日教中人，又招引了些新人教的人，教他们念正〔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个字，并无经谶图象；又按八卦为号，立小头八人，敛钱汇送，以为往西天取金沙费用。雍正十三年，小的又到河南谢玉家，转到湖广应山县杨家庙董成英家行教，适双林沟卖饭营生之蔡子魁有个女儿，小的用话哄骗为妻，就在湖广成亲而回。这几年河南湖广都没有人往来等供。复讯之蔡氏，供亦无异等情前来。臣查朱廷谦所供之空子教传自河南，谢玉实行教之发端，而转播湖广，又蔡氏被骗之来历，虽据供谢玉等久不往来，而现今谢玉等果否行教，抑或朱廷谦肆口狡供以为延案之计，未可悬定，今若遽将谢玉、董成英等咨提质审，则三省株连拖累，势必延案不结，且一经张皇，转致骇人听闻，殊非仰体圣主息事宁人之意，况臣细察案情，不过立教敛钱，煽惑愚民，并非别有谋为，臣愚请将东省现获之朱廷谦并八卦小头魏纯德等分别首从，按例定拟，即照例题请完结，其余被诱人等概免弥求，至河南谢玉等，……臣仍密咨豫楚两抚臣，……如果行教属实，即照东省查拿，分别办理，……。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付奏折·农民运动》，卷补二76，第1号。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日）山东巡抚臣鹤年谨奏，为钦奉上谕事，四月初七日，承准行在字寄，内开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近来河南、江南、山东连界地方，有顺刀会名色，前经富勒赫奏闻，曾降旨询问，令各该抚等查办，已以久经禁绝奏复。近闻该处奸徒结会聚众，但有顺刀一柄，便可入伙，呼朋引类，十百成群，或逞凶打降，或使力迫胁，……。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753，第1号。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日)浙江巡抚臣熊学鹏跪奏，为审明逆犯治罪定拟具奏事，窃照宁波府鄞县吴家山逆犯吴卜元等制旗谋逆拒捕杀人一案，……臣勘得吴家山离宁波府城七十余里，僻处深山，路径甚狭，其山上山下，均系吴姓一族，业习耕种兼做罗筐生理，读书识字者甚少。该村逆犯吴卜元与藤溪岭居民石廷扬系郎旧〔舅〕至亲，乾隆三十年三月内，石廷扬之子石显达向横溪姜阿志家，取有香灰，与石阿忠习打神拳，每欲打拳，或将香灰点额；或将香灰用水调饮，口念咒语，即能戏舞。嗣吴卜元闻知，曾向吴有功等说及，吴有功即于是月从石廷扬家取得香灰，演习神拳。旋在吴卜元家供设五公牌位，教令吴卜元之子吴楨祥并卜元胞弟吴德裕、族弟吴允明、吴兆美、吴阿耀并婿蔡子成演习。随有奉化县民卖碗之张本基即蒋本基，到吴家山，亦即入伙，并续邀伊兄张本山即蒋本山亦入伙中。至五月内，吴尔康赴吴卜元家，见其子吴和尚同舞神拳，忆及伊故伯吴进宝遗下什物内，有五公经新旧二本，与所供五公牌位名号相符，因即告知吴德裕，德裕取书给吴允明、吴有功抄写，先将旧本交还尔康，新本照抄之后令吴天助寄还，因吴天助系佣工之人，并不识字，随手掷放家中，未及送交吴尔康。而吴有功等复教吴阿品、吴行元、吴天爵、吴阿乔、吴阿速、吴阿二、吴阿佛、吴招财跟随戏舞神拳。七月间，因地方官严禁打拳，该犯等畏惧中止。吴有功、吴允明、吴楨祥等仍均潜匿楼中阅看五公经，并将此经付于吴星河看视，星河曾经劝止，众皆不允。各犯中惟吴允明、吴有功略知文义，吴允明又较稍胜于吴有功，吴允明并粗知相法。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吴允明顿生狂悖之心，声言吴楨祥心坚福大，能成大事；而吴有功又稍有力量，因见戏中李元霸系唐朝有功勇将，假言元霸托生，遂起招人归顺之意，恐人传播泄漏，未

敢预为声张。至正月十五日，吴楨祥自称为万户侯，混授吴德一为提督，吴允明为军师，吴有功为太爷，张本基即将〔蒋〕本基为明府上将，张本山即蒋本山为前部先锋，俱系口授，并无散札。又上年七月内，吴卜元之女欧姐曾拾小方图书石一块，吴有功指为天赐玉印，将来现出字迹，即成大事。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吴有功忽称夜间得梦，图书现出字来，应该竖旗招兵，遂制旗二面。吴楨祥旋向族长吴发财借锣，发财之子吴阿喧不允；时吴行三在旁，亦言楨祥作为狂妄，不令借给，吴楨祥夺锣而去，吴阿喧赶往取锣，吴楨祥即将阿喧砍伤，阿喧脱逃。又因吴行三欲行出首，吴有功、吴楨祥将吴行三捉获，用刀吓逼归顺，行三不能脱身，佯为顺从，吴有功等疑其未必实心归降，未肯释放，将吴行三关闭楼中。至二十五日天明，吴有功等将旗竖起，吴楨祥欲图成事，旗上改名吴成楨，向村中喊称，都来归顺，便得免灾；如有不从，定行杀死等语。村民见其事关大逆，势甚凶恶，各自惊惶奔逸。吴尔康、吴星河、吴天爵、吴天助并首人吴学元之子吴圣如、吴圣金、吴阿佛、吴阿干、吴阿狗等，亦各率领妻儿妇女，先后逃避；其时惟吴允明之幼子吴怀保及吴郑氏、吴史氏、吴陈氏等妇女闻喊，反躲入吴卜元宅内；吴行三乘间由楼窗跳出先行赴县出首。吴卜元之胞兄吴学元亦不肯从，同吴孝先逸出告之地保俞养臣，养臣以事出意外，未敢遽信，嘱令堂弟俞阿三往探虚实，被吴有功砍伤身死。养臣见堂弟是夜不归，次日同吴学元等报县。该县随即选差往拿；差役到时，有相近之横溪汛外委王本麟亦已闻讯带兵到彼；知府玛明阿、知县张又泰，会同城守营署守备徐希达均赶赴擒拿。吴有功、吴允明、吴楨祥声言有神护卫，官兵不能近身，将大门用大木顶住。吴卜元先放三眼铳；吴楨祥给吴阿耀吃水一钟，并念咒语，给扇两把，在院跳

舞；复令吴德章打锣助势，吴有功、吴楨祥、吴允明、吴成忠、吴国孝、吴加福、张本基即蒋本基、张本山即蒋本山、蔡子成等一同持械上房，揭瓦混掷，致伤兵役。时有附近居民闻有逆犯拒捕之事，陆续聚至百余人，帮同兵役围住逆犯住宅。该弁等用枪打伤张本基即蒋本基大腿，并打伤吴阿耀腿面，滚跌下房，各犯始悟神拳无效，被擒必死，即持刀自相混砍，致死吴德裕之子吴嘉才、吴有功之妻吴钱氏、吴德一之女狗狗姐，撞死德一幼子成名；而吴有功棍伤吴允明身死；即与吴德裕、吴兆美、吴德一、蔡子成、吴楨祥自戕身亡；吴卜元之妻吴陆氏自刎身死；蔡子成之妻蔡吴氏、吴德一之妻吴张氏亦各自缢身死。其伤而未死当被拿获者：吴卜元、张本基即蒋本基、张本山即蒋本山、吴阿耀、吴德章、吴国孝、吴加福、吴成忠。至吴怀保等数人均为躲避，未被杀伤。臣等将各犯亟加研讯，供认前情不讳。臣等复恐吴卜元等竖旗妄为，除供出各犯之外，尚有余党隐匿不吐，及石廷扬家尚有给人香灰传授神拳，吴尔康家所存符书另行与人抄传各情事，再三刑鞠，吴卜元等坚称，实系本年正月内吴允明、吴有功起意招人归顺，竖旗妄为，推吴楨祥为首，吴楨祥之父吴卜元乃系同谋，从前并未蓄意，实无多余伙党。旗上所说李元霸发字样，讯据吴卜元等金称，李元霸、秦琼系由戏上看来，乃唐朝勇将，因吴有功稍有膂力，指为李元霸转世，秦琼暗助拳棒之意，并非实有其人，无从供指。至旗上所书六水赵保天兵扶黑四将等语，系已死吴允明所书，现犯俱不能供出原委。又吴尔康藏匿邪书，据供得于伊伯吴进宝之手，吴进宝已于乾隆十三年七月内病故，实不知伊伯从何处得来，且实止吴德裕携往抄写，此外并无给人传抄。至新本与旧本语句间有不同之处，据称吴姓族人识文义者甚少，惟吴允明粗通文墨，自系该犯添造，再三刑讯，矢口不